月燈三昧經卷第八　　　　鞠 八 惟

高齊天竺三藏那連提耶舍譯

童子是以菩薩摩訶薩為欲樂求是
三昧故應修善根行於法施或行財
說於此檀度以四種迴向而迴向之
何等為四一者過去諸佛善巧方便
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願我亦得
是善方便以此善根迴向菩提是名
第一迴向二者於善知識所聞說如
是善巧方便受持讀誦而修學之以
此方便令我得成無上菩提願我長
夜恒得值遇以斯善根而迴向之是
名第二迴向三者願我所得資財共
一切衆生受用以此善根而迴向之
是名第三迴向四者願我已身一切
生處得財得法攝護利益一切衆生
願我常得如是之身以此善根而迴
向之是名第四迴向童子以此四種
迴向應以一切善根而迴向之復次
童子菩薩摩訶薩求是三昧故若在
家若出家以不諂曲心奉事持戒人
若有能持是三昧者若出家若在家

是人若遇病苦毒困若能以已身分
肉血除彼患者若有成就增上信心

若有能持是三昧者若出家若在家

是人若遇病苦垂困若能以已身分
肉血除彼患者若有成就增上信心
菩薩以不動心及清淨心應當給施
童子乃往過去過阿僧祇阿僧祇无
量無邊不可稱不可量廣大不可思
議刧尒時有佛号曰不可思議願勝
起王佛如来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
逝世間解无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
佛世尊彼佛如来應正遍知即於是
日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變作
無量无邊應化諸佛而為説法善能
調伏無量衆生安置无漏阿羅漢道
亦復建立無量衆生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得不退轉是不思議願勝起
如来即於此日壽盡入无餘涅槃正
法住世八万四千億那由他百千歳
童子是不可思議願勝起王佛正法
滅後於末世時及有無量執見比丘
彼諸比丘於如是等修多羅中不愛
不樂不生信心誹謗毀呰若有能持
此等經者為彼惡侶逼惱其身口言
呵毀乃至奪命彼惡比丘為貪利養
及恭敬故煞於二万受持此經諸比

丘等童子彼時於斯閻浮提中有一

恭敬故於二万受持此經諸比

月燈三昧經卷第八　第三丈　惟

丘等童子彼時於斯閻浮提中有一
國王名曰智力受持正法護持正法
本願成就曾於先佛殖衆善根童子
昔時於此閻浮提内有一法師名曰
寶意受持如是三昧經典入於王宮
為善知識有大悲故能為救濟利益
憐愍彼王意樂見此比丘无有猒足
聽法語論往詣奉事親近供養諮請
問難聞說能持善能酬荅時彼比丘
善解廣略相叙之義威儀諸行悉皆
具足善能通達陰界諸入善知一切
衆生和會分離離已復合亦知衆生
威儀諸行樂欲性習善知衆生根力
精進善知差別智慧性習善知諦相
應及不相應酬荅語言於義决定辯
才深妙亦能善知調伏衆生含笑先
語見者愛樂遠離嚬蹙其心廣大安
住如是四无量心大悲相應一切異
論所不能壞童子尒時智力王有女
名曰智意年始十六顏貌端正形色
姝妙姿容充滿无不備具彼寶意比
丘以為師導時彼比丘四大不調於
右膝上生惡黒瘡難可療治一切醫

月燈三昧經卷第八　第四丈　惟

師捨之師去時彼智力王見是比丘

右脇上生惡黑瘡難可療治一切醫

師捨之而去時彼智力王見是比丘
病篤困苦恐其死沒啼泣隕淚及諸
妃后八万婇女并及國土城邑人民
太子諸官軍衆將帥守門防邏及以
奴婢親從左右并餘大衆見此比丘
悲皆啼泣童子時智力王先有親屬
命終生天於王夢中現面勸化而作
是言此比丘病要須未交童女新血
洗之亦用塗瘡復取其肉煑之爲羹
以種種味而調和之與飯共食方可
除差若不得此藥定難可起尒時智
力王見如是夢覺已至明即從卧起
入於後宮集諸宮人具說斯夢我見
是事誰能施此病比丘藥令我善知
識說善道者而得除愈童子尒時一
切內外宮人婇女都无堪者童子尒
時智意於父王所聞是語已知病比
丘須如是藥聞已歡喜身心踊悅作
是思惟如父所言我今此身未曾交
合施其尊者新血肉等我於宮內夜
爲幼年於此法師阿闍梨所深生歡
重身口意淨求无染智以身肉血施
無著法師持已身肉以種種味而調

無著法師持已身肉以種種味而調

和之我應為此病比丘藥令我大師
病苦消除得起平復尒時智意即持
利刀深心住法割身股肉其瘡血流
持此新肉調種種味而作羹𦞦以金
椀承取身上流血即奉王勑嘆病比
丘來入宮內於父王前置席令坐血
洗瘡已又用塗之復持此肉調以種
種其餘勝味而作美食為獲福故奉
施法師時彼比丘不知不覺不疑有
過即便食之是[illegible]丘食此食時患
樂而為智力王說勝妙法為[illegible]是三
苦即除尒時法師病苦除已身安快
昧故令此宮內一万三千諸婇女等
發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尒時
智力王即便說偈問其女曰

女於何處而獲此　新好人肉及以血
能為病者作美饍　令是比丘得安樂
遣誰何處餘何人　反獲得斯勝好肉
以諸異味共和合　復得淨血而洗塗
法師食於此食時　[illegible]用新血洗塗瘡
能除如是大惡患　令彼尊者獲喜樂
於本親屬天神所　我從夢中聞是方
若能得於如是藥　乃可除彼比丘病

若能得於如是藥 乃可除彼比丘病

要以人身新出血 塗洗法師毒惡瘡
調和人肉令香已 而為彼食故奉獻
比丘但用此方者 即時病患必消除
惟有斯藥堪救療 不假餘法王速辦
我覺寤已從卧起 即入後宮說是言
一切宮人聞此語 悉皆默住无堪者
吾時復告宮人言 頗有能為如此事
捨已身分新血肉 和以種種餘美味
用斯藥食奉施彼 復以淨血而洗塗
法師比丘黒惡瘡 此方乃可得瘥愈
若不以於如是藥 療治比丘惡瘡者
法師必當便死歿 正以闕於此方故
是時宮人聞斯語 咸皆默然不復言
无有能為此惠施 如是血肉之方藥
乃至一切三界人 都无能捨自身肉
宮中一一普遍告 寂然无有一言堪
我心敬重是比丘 衆人咸各愛自身
以其戀着已身故 不能割捨自肉血
善哉語我何處得 我時聞已心歡喜
聞父尊重勝妙言 其心勇猛不怯弱
智意童女報父曰 願父淨心賜垂聽
於已自身不愛戀 亦不計着於我想
能以勇猛捨自身 為求无上菩提故

惟願父王更賜聽 求人肉了不能得

能以勇猛捨自身　為求无上菩提故

惟願父王更賜聽　求人肉了不能得
是故便割自髀肉　調以衆味奉法師
不煞他人非死肉　割身為作廣利益
比丘既得免患苦　我亦當獲无量福
王即問汝割身時　不甚為於苦逼惱
聞其父母慇念言　勿令身將受大苦
汝速備藥自塗瘡　惟願大王復賜聽
聞已深思正法行　業果如是不思議
我從父聞天所言　於已身命不顧戀
以信敬心而奉施　是故自於新肉血
以己身分作利益　得除比丘毒惡病
我今既為无量福　以不堅身易堅身
其女復作如是言　惟願父王更少聽
聞於實法願受持　觀彼業果不思議
往昔造於不善業　衆生由癡墮惡道
身肉銷盡還復合　是故業報難思議
初時惟有形骨鏁　念須身肉還更合
況復造作善業者　隨心所欲寧不得
髀割身肉初不痛　其瘡流血亦無苦
若割一切身分時　思念法故无瘡處
我於正法深愛樂　是故割肉而捧施
一切有為猶如幻　身瘡還合亦如本

辟如優曇鉢羅花　經无量刧或能現
比丘法師亦如是　割髀是中時亦現

摩[illegible]金[illegible]　經[illegible]

比丘法師亦如是　閻浮提中時一見

月燈三昧經卷第八　第八丈　惟

猶如閻浮金聚光　若有觀者无猒足

法師實意亦如是　天人瞻仰無有猒

喻若飲於清冷水　熱時能去焦渴患

比丘法師亦如是　能除衆生諸渴愛

我捨股肉奉法師　并施己身新淨血

除彼法師四大苦　佛所歎者我已於

聖者成就相應德　及持如此勝實定

我已供養彼比丘　願斯福善得成佛

如香芬馥甚可樂　隨順時香勝栴檀

妙香普熏无不遍　持戒定者亦如是

猶如須弥寂端嚴　遍照十方殊可愛

光耀地上及虛空　持戒法師亦如是

若人清淨深信樂　建立寂勝妙寶塔

復有餘人来敬養　轉增造者寂勝福

法師說者亦如是　我以淨心令安隱

割捨自身新肉血　我今已造正法塔

若有塔廟垂欲倒　智者扶令不傾動

復有人来供養塔　能令扶者獲勝福

比丘知法塔亦然　我以良藥除彼患

此能演說勝妙法　安置衆生无上道

法師比丘若殞殁　斯法云何而得聞

月燈三昧經卷第八　第九丈　惟

父王當知比丘喪　即便失是三摩提

法師亦如淨妙燈　療治衆生煩惱闇

父王當知比丘喪　即便失是三摩提

法師亦如淨妙燈　療治衆生煩惱闇
安住廣大三摩提　救濟悪道諸群生
比丘所行不可測　恒常安住於大心
決定句義已善學　諸悪異論不能壞
於其无量億劫中　永不復受女人身
如佛所說上敬法　我於法師已恭敬
其佛世界如恒沙　滿中寶物奉如来
饒有淨心施足指　此福於彼最為勝
如是女人死滅後　便得見於千億佛
悉於彼佛得出家　受持如是勝三昧
於諸兩足尊佛所　及般涅槃寂後時
如是一切常出家　佛子清淨无穢濁
亦於燈明如来所　彼佛法中修梵行
我時得轉於女身　為大法師說勝法
智力王者弥勒是　恒常勇猛護持法
法師即是然燈佛　昔王女者我身是
能捨身肉无顧悋　供養功德自在者
恒常遠離諂曲心　為求如是三昧故
見彼比丘病苦逼　尒時所有啼泣者
一切皆獲不退地　畢竟永離諸悪趣
彼人无復衆惱逼　亦離謗法及病苦
五根具足不殘缺　心亦无有諸憂刺
一切端嚴皆殊妙　功德威神常熾盛
百福莊嚴三十二　皆由供養病者故

一切端嚴皆殊妙　一切[illegible]威神常熾盛

百福莊嚴三十二　皆由供養病者故

彼於我法悉出家　於其後代末世時

若能持我正法藏　彼當得見千億佛

受持恭敬我法者　是為攝持菩提種

廣能利益諸衆生　當得見於阿閦佛

聞我行勝菩提行　便得獲於聖所愛

一切本生莊嚴事　奉勝供養諸如來

比丘多聞持禁戒　見已淨心而奉事

復能遠離諸恚慢　恒為最勝大福故

遠離一切瞋慢已　供養我子獲法者

無量億劫離闇冥　終不墮於惡道苦

諍心畢定墮惡趣　雖持禁戒及多聞

供養諸佛廣行施　蘭若禪等莫能救

尒時長老阿難從座而起偏袒右肩

右膝着地合掌向佛而作是言世尊

我於如來應正遍知所少有諮問願

佛聽許隨問為說尒時佛告阿難汝

歸本坐如來應正遍知恣汝所問我

為汝說令汝心喜尒時長老阿難白

佛言世尊唯然受[illegible]唯然受

教婆伽婆已蒙聽許於是阿難即便

謦欬而作是言世尊何因緣故餘一

一菩薩行菩薩行遇截手足及以耳

月燈三昧經卷第八　第十丈　惟

[illegible]

一菩薩行菩薩行過截手足及以耳

鼻或挑兩目割其身分於種種苦悉
皆忍受而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作是問已佛言阿難汝若知
我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備受
苦者汝尚不堪與意欲言況能發問
阿難假使有人從[illegible]
復有餘人從論[illegible]
可來於此熾然不滅之身與五欲合
隨意所受歌舞戲樂佛言阿難於汝
意去何是人不滅熾然身火隨意所
受歌舞戲笑五欲樂不阿難白佛言
不也世尊佛言阿難是人未滅身火
或可能受五欲之樂歌舞喜戲如來
念往昔行於菩薩行時見三惡道受
苦衆生及諸貧苦終无悅樂阿難若
過去菩薩修菩薩行時或[illegible]戒
不穿戒不尤戒不雜戒[illegible]
戒不濁戒不壞戒不淺戒不現相戒
不相違戒正直戒如要誓戒攝衆生
戒阿難如是成就諸戒菩薩摩訶薩
行菩薩行終不逢遇截手刖足割耳
劓鼻斬首挑目及餘身分亦不受於
種種諸苦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是[illegible]

種種諸菩薩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阿難乃往過去阿僧祇阿僧祇刧
廣大無量不可思議不可稱不可量
無有分齊彼時有佛号寶蓮花月
淨起王佛如来應供正遍知明行足
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
師佛世尊阿難彼時寶蓮花月淨起
王佛壽命九十九億那由他百千刧
彼於一切日月時中令九十億百千
衆生安住佛法而不退轉阿難彼時
寶蓮花月淨起王如来應正遍知般
涅槃已正法滅後末法之中於此修
多羅无量衆生而猒悪之无量衆生
而遠離之無量衆生而[illegible]
衆生而棄捨之大可怖[illegible]時末[illegible]
時不雨時若多雨時非時雨時飢饉
時邪見時末外道語言時悪獸夜叉
時雷電霹靂時壞佛菩提時有七千
菩薩於城邑王都聚落人民從此而
出至普賢林中依彼而住與善花月
法師倶時彼比丘為彼衆説陁羅尼
法門阿難是善花月法師於一時中
獨處靜坐以天眼界清淨過人見彼
億善菩薩諸善根[illegible]

衆生此彼[illegible]聞[illegible]
得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若不得聞此陀羅尼法門者即便退
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是善花
月法師作是念已即從三昧起往詣
彼大菩薩衆所到彼衆已而作是言
善男子我今欲詣城邑聚落而為衆
生演說法要尒時大菩薩衆白善花
月法師言我等一切諸菩薩衆不樂
[illegible]者從此禁[illegible]向彼[illegible]
[illegible]以故有[illegible]我慢[illegible]
婆塞優婆夷於像法時憙奪人命
尒時善花月法師白善薩衆言若我
護惜其身命者則不能護去来現在
諸佛法也尒時法師即說偈言

恒常不住於我想　又能護持如来法
諸佛廣大勝菩提　於惡世中能顯示
若離一切取我想　亦離衆生及壽命
於諸色聲香味觸　能速離者護佛法
若供百億那由佛　清淨信心施肴饍
亦施燈鬘及幡蓋　至於恒沙多億劫
若於正法衰末世　如是佛法欲滅時
於一日夜能護法　如是功徳勝於彼

我為人中聖師子　正法滅時置不護
不得名為供養佛　是亦不名敬導師
汝等安樂自利益　善自將護於己身
於正法律莫放逸　應常安住修慈行
護持正戒而不雜　清淨皎然无垢穢
便為供養一切佛　所有過現諸如來
施勝法寶恒修忍　靜處習定善調柔
離諸鬪諍行妙因　往詣城邑救衆生
大智勝仙將欲下　或有悲泣或頂礼
願觀林樹香可愛　智者莫去救我等
往昔導師具十力　諸根寂靜善調柔
詣彼山林閑寂處　趣於无上勝菩提
又能善行[illegible]　修集福德及智慧
往林隨順而學彼　大聖威德願勿一
汝身相好特微妙　頭髮可愛甚紺青
皮膚光麗如金色　輝赫照耀於大地
眉間毫相殊可愛　猶如珂貝鮮白光
勿令餘人起妬嫉　國主大臣或奪命
阿難爾時善花月法師即於彼菩薩
衆而說偈言
所有過去諸如來　一切種智漏盡者
悉皆利益[illegible]有　證於无上勝菩提
為求菩提修勝因　[illegible]福德及智

昔學彼故常修行　為欲救濟衆生故

為求菩提□□勝因□□福德及智

者學彼故常修行　為欲救濟衆生故
一切右遶智神仙　頭頂接足而敬礼
戀仰歎息皆呼嗟　高聲悲叫悉歸切
或有從高而墜墮　悶絶猶如大樹倒
不以彼言便退轉　福仙為利諸衆生
仙持衣鉢欲辭去　猶如雄猛師子王
都不顧眄於得失　以其安住法性故
勿令我上山林中　損減衆生諸善根
彼便往詣勝城邑　為欲利益衆生
阿難尒時蓮花月法師即便往詣
邑村落為諸衆生而應說法是比丘
於清旦時令九億衆生於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住不退轉然後次第遊
行至彼珎寳王城於畢鉢羅樹下坐
時彼比丘夜坐到明入其城內令三
十六億衆生於佛法中得住不退轉
尒時比丘一日不食不食已遂出王
城詣佛爪塔所一日一夜竚立恭敬
時彼比丘復至明旦到第二日旦
未食還復入於珎寳王城令二十三
億衆生安住佛法得不退轉於第三
日不食已復出王城詣佛爪塔所日
夜竚立夜分盡已暨于明旦到第四

日仍故未食還入王城安置九億百
千衆生於佛法中住不退轉第三日
不食已復出王城至佛爪塔所日夜
竚立夜盡到明至第四日猶故未食
還復入彼㢱寶王城安置九十百千
衆生住於佛法而不退轉於第四日
斷食出城詣佛爪塔所日夜住立夜
盡至曉到第五日猶故未食還入王
城安置一切大王宮内及彼城邑聚
落人民於佛法中令不退轉第五日
不食已復出王城詣佛爪塔所日夜
竚立夜盡至明到第六日仍故未食
令王千子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住不退轉第六日不食已還復出彼
㢱寶王城詣佛爪塔所於其日夜竚
立恭敬夜盡到明至第七日猶故不
食詣王城門尒時有王名勇健得時
王從後宮出昇於金車白銀欄楯勝
妙栴檀以之為轅毗琉璃為輪上張
幡蓋寶幢莊餝寶樹嚴列諸繒羅綱
㢱覆車上垂衆綃疊有八百童女執持
寶繩而牽寶車其女端正具衆妙色
月燈三昧經卷第 第七丈 惟
愚者愛樂非智人也有八万四千剎
利豪族侍衛於後復有八万四千婆

愚者愛樂非智人也有八万四千剎
月燈三昧經卷第七　第十七文　惟
利豪族侍衛於後復有八万四千婆
羅門豪族及八万四千長者豪族悉
皆侍從亦有五百玉女身於種種寶
莊嚴轝在王前行彼女俱時見是比
丘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獲不退
轉六百八十万宮人悉見是比丘皆
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轉
尒時衆人皆脫瓔珞及寶革屣偏露
右肩右膝着地咸皆合掌向彼比丘
作礼恭敬在前而立尒時女人宿殖
善根之所熏資即下寶轝偏袒右肩
整理衣服右膝着地合掌敬礼彼比
丘已而說偈言

今日咸光遍照耀　於斯珎寶王都城
由是比丘入城故　衆人咸各住瞻仰
斷除一切愛欲過　亦離瞋恚及愚癡
嫉妬妄想衆結縛　一切悉皆能盡滅
是時勇健得大王　當尒出遊無人觀
兒等及餘諸眷屬　咸皆无有從王者
比丘處彼大王衆　端嚴殊特无有比
猶如十五圓滿月　一切衆星所圍遶
身如莊嚴真金像　復加工匠所瑩飾
猶若樹王妙花敷　比丘端嚴亦如是

又如帝釋大威德　千眼天主遊虛空
須弥山頂忉利王　比丘入城妙亦然
譬如梵王處梵衆　又似化樂天王主
欲界夜摩甚端嚴　比丘入城妙若斯
如日照耀於虛空　千種焰光除幽冥
遍照一切諸十方　比丘入城妙亦然
無量劫来廣行施　恒常護戒无穢雜
修於忍辱世无倫　以相嚴身妙如是
能起精進聖所讚　勇猛勝心修四禪
起智斷於煩惱網　是故比丘照世間
佛雄无比人中上　過去已澍勝法雨
未来現在亦復然　是彼法王之真子
願此比丘常无變　其色光照一切世
見汝威德及聞聲　映蔽王威都不見
汝自己身證於法　受行佛教遊世間
我等願捨此女身　亦當得如彼比丘
彼女一切皆合掌　說偈以散嚴身具
勝妙金瓔珠瓔珞　耳璫及以頭金鏁
勢若輪王觀大地　遊四天下起子想
國王刹利四姓等　於彼均心无憎愛
比丘已學陁羅尼　分別根力覺正道
猶彼滿月處衆星　亦如日輪光照耀
歸命十力調伏者　若人百劫讚不盡

月燈三昧經卷第八　第十九丈　惟

無量千億多劫說　不能盡其一毛德

歸命十力調伏者　若人百劫讃不盡

無量千億多劫說　不能盡其一毛德
若轉法輪智慧句　微細无垢難見法
沙門魔梵婆羅門　敬礼醫王无比子
女說偈已皆歡喜　地散珠金布妙衣
髻珠瓔珞直百億　施彼比丘為菩提
尒時勇健得王作是念此諸宮人心
皆變異違叛於我云何知也悉脫辟
印及珠瓔珞偏袒右肩右膝著地於
此比丘合掌作礼時勇健王見善花
月顏容端正自顧形貌不如比丘尋
即驚怖恐奪王位極大瞋怒時彼比
丘住於王道吹塵入目視瞬動瞼時
勇健王作如是念比丘染心著我宮
人瞬眼期會誰有能煞是比丘者尒
時勇健得王具足千子侍從其後便
語兒言汝今可斷是比丘命其王千
子為比丘故不受王教王作是念兒
等尚不受我教勑我今獨一而無伴
侶誰復能煞是比丘也時勇健王有
旃陁羅名曰難提常令煞戮毒害兇
暴无所顧惜王見難提歡喜踊躍必
能為我煞是比丘尋時勑喚時彼難
提即詣王所王語之言汝今能煞是

比丘不若能煞者當重封賞唯然大王
我當奉勅隨王所遣我能煞之即於
是日便斷其命王告難提汝應當知
今正是時宜執利刀截彼比丘手足
耳鼻以其染心看我宮人當以鐵鉤
挑出其目尒時難提即受王勅手執
利刀割截比丘手足耳鼻并挑兩目
王煞比丘已尋詣園林是時衆人[illegible]
號咷懊惱還復入於彌寶王城尒時勇
健王七日之中在於園苑心无悅樂
都不喜戲亦不娛樂過七日已[illegible]
而出還来入城於其王路見此比丘
死經七日棄之於道七日之中形色
無變尒時勇健王便作是念比丘死
来經於七日身色不異於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定得不退轉无有疑也
我造惡業必墮地獄受苦不久作是
念時有八万四千諸天在於空中一
時同聲如是大王如汝所念如汝所
言此比丘者真是不退轉於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王聞是已悔惱戰慄
身毛皆竪心生悔恨尒時勇健得王
憂愁苦惱心悔恨已而說偈言

吾捨王位及城邑　金銀真珠摩尼寶

憂愁苦惱心悔恨已而說偈言

月燈三昧經卷第八　第二十丈　惟

吾捨王位及城邑　金銀真珠摩尼寶
愚癡无智惡業者　我持利刀當自煞
昔時善花月法師　三十二相而莊嚴
入於王城光普照　猶如滿月星中王
我為愛欲所惑乱　婇女圍遶出城遊
昇於寶車剎利從　端正妙眼而来至
女見比丘皆欣悅　咸以直心散金鬘
一切女人皆合掌　說偈讚歎彼比丘
我時娛樂出遊觀　剎利圍遶乘寶車
遇值端正妙眼人　是大威德如来子
吾時見彼起惡意　[illegible]妬瞋恚生害心
以見比丘入王城　[illegible]女觀之欣喜故
光明遍照於四方　如月得出脩羅口
衆人皆發於大聲　婇女見之悉歡喜
我昔出於麁惡言　普皆告勅其千子
速煞比丘為異段　斯是我之大怨家
一切童子悉持械　憐慜愛念是法師
咸皆不受我教勅　吾時心懷極憂惱
見是比丘持淨戒　智慧相應如慈父
我時瞋心遣令煞　不顧阿鼻及後悔
時見難提住王路　[illegible]害與人作苦惱
我為惡教勅彼人　煞此比丘如花鬘
普賢林處甚端妙　衆仙臻萃香芬馥

月燈三昧經卷第八　第二十丈　惟

普賢林苑甚端妙　衆仙臻萃香芬馥

彼諸大衆失法師　猶如一子失其母
比丘可起詣賢林　以廣利益諸人衆
汝今既入此王城　彼衆請[illegible]人悲泣
妙花幢幡列在右　[illegible]復然
以諸妙衣布道路　比丘速起說妙法
汝入王城已經久　彼衆必當大悲哀
於彼佛法未盡時　不令斷於汝命根
假使有人大威神　廣名流布遍諸方
具足勢力逈大施　悉皆映蔽三千界
解脫苦箭離憂患　得聖歡喜相應法
彼若見聞尚生惱　況諸世間不荒迷
花月法師如山王　三十二相以莊嚴
喻若衆女爭花鬘　[illegible]段
我造尤重不善業　[illegible]能救
於諸佛所極遠離　以其割截比丘故
非子諸親能救我　輔相諸貴及僮僕
我既造於重惡業　是等衆人莫能救
過去未來一切佛　及今現在十方者
十力導師離煩惱　心如金剛我歸依
見彼比丘作異分　花月比丘為王殺
往告彼諸善薩衆　諸天悲泣悉歸[illegible]
聰明利智法師者　具大威德名遍聞
安住陀羅尼善薩　令[illegible]欻然

經無量劫廣行施　[illegible]无穢雜
能修忍辱无比者　令在王城而被煞
無量劫來常精進　增上勝心修四禪
起智能斷煩惱者　今在王城而被煞
棄捨一切於身愛　亦不顧戀其壽命
從彼普賢林中出　令在王城而被煞
彼林大衆入王城　高聲悲叫悲號泣
見此比丘身數段　一切悶絶而躃地
是諸比丘啓王言　大王法師有何過
持戒無缺大名稱　能[illegible]无邊事
於彼總持得究竟　善[illegible]世間患空寂
為諸衆生顯无相　棄捨一切諸願想
廣說微妙音可愛　諸根寂靜善調柔
了達過去宿世事　超出一切諸世間
當得為佛自然智　於彼世間家希有
淨眼明見无暗障　是謂慈心所照矚
貪愛婬欲甚鄙穢　能生苦惱喪天趣
習欲之人離多聞　名為損減智慧者
媱著愛欲為盲人　便能傷害於父母
亦復能害持戒者　是故應當棄捨欲
大王若習於愛欲　便失威德勝自在
趣向尤惡地獄中　生於大怖極苦處
煞害聰慧勝法師　造作如是重惡業

若欲慈求[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言聞是勝法[illegible]

月燈三昧經卷第八　第十四丈　惟

若欲志求菩提者　應當遠離如是惡
勝妙色聲香味觸　其心勇猛能棄捨
身意皆空猶如幻　眼耳鼻舌亦復然
修習施戒無倫疋　忍辱精進亦如是
已到禪定智彼岸　堪能利益於衆生
一切世間諸天人　能以慈心觀如來
彼眼能除大闇冥　悟解冣勝上菩提
歡喜信心捨樓閣　象馬車乗及牀敷
一切輦轝牛羊等　國界城邑諸村落
棄捨王位并金銀　真珠頗梨及珊瑚
頭目妻子悉能施　為求無上菩提故
歡喜供養无有比　妙花塗香及末香
種種諸幡勝幢蓋　美妙歌音衆伎樂
於諸有中離顧想　了知三界悉空故
是以十力相莊嚴　光明遍照於十方
色欲二界而不著　及以無色亦復然
若住菩薩惣持者　脫捨三界如虵皮
無有我想衆生想　亦無男想及女想
彼修梵行无穢雜　菩薩安住惣持故
有事無事想悉无　安不安想亦復然
非非數想非數想　以住菩薩惣持故
非有有想悉皆无　非有命想衆生想
非有村想及城想　菩薩安住惣持故

第十五丈　惟

非非貪想非貪想　非非瞋想无瞋想

彼修梵行无稱新　菩薩安住捴持故

有事無事想悉无　安不安想亦復然

非非數想非數想　以住菩薩捴持故

非有有想悉皆无　非有命想衆生想

非有村想及城想　菩薩安住捴持故

第廿五丈 僧

非非貪想非貪想　非非瞋想无瞋想

非非癡想非癡想　以住菩薩捴持故

於其諸根及以力　禪定道品皆不著

悉能棄捨於三有　菩薩安住捴持故

不為貪瞋之所染　亦無癡乱謟曲心

見佛十力設供養　智者不悕生天處

從他聞於深妙法　不起一切諸疑惑

譬如器盛清淨油　盡无盡相理亦然

正以貪戀故生愛　此則名為大煩惱

亦以瞋嫌起起憎　斯則名為恚總惱

智者遠離此二邊　是謂能趣勝菩提

得為十力人中王　出過一切諸世間

悉捨一切內外事　安住實際法性中

護持禁戒善清淨　無穿無缺无穢濁

彼於淨戒无間雜　亦復无其羯磨法

智人棄捨於二邊　能悟无上大菩提

月燈三昧經卷第八